



郭沫若文選

沈文耀選編

上海時代出版社印行

## 序言

郭沫若先生他是過去十年中國文藝運動的先鋒，創造社的健將，而且在過去的十年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又是何等的高。我們試問一問各個愛好文藝的人，必定無疑地都說要到郭先生的。

的確，他是個有力的作家，他是個熱情的詩人！他的作品無倫是詩是文都是熱情到處充盈的。尤其是小說的一種作品。不過，他過去的環繞大都會，所以他的作品，大半涉於感傷主義。——如歧路，煉獄等篇就是他感傷最暴露的作品。可是，他是個熱情上有勇氣的，雖是感傷主義的色彩濃厚，而他作品，總是很有生色，很有價值的。

所以選了十幾篇大家所共賞的而且最愛讀的作品，編成一書，名叫『郭沫若小說文選』以供獻於大眾。

二四，十，宣城唐少侯寫于滬濱。

郭沫若創作小說選目録

一	序言	一
一	湖心亭	一
二	煉獄	二九
三	亭子間中	四二
四	岐路	五二
五	十字架	六八
六	月蝕	八七
七	尚儒村	一〇二
八	後悔	一一〇
九	殘春	一二一
一〇	紅瓜	一三九
一一	賣書	一五〇
一二	芭蕉花	一五四

# 郭沫若創作小說選

郭沫若著

## 一 湖心亭

小小的家庭中，低氣壓已經低迷了兩三天了。

今天清早她因為頭痛沒有起來，她在床上對我說：你無論怎麼要去替他們找房子，去找一天也不要緊，到晚上來叫他們搬出去。

我只是隱隱諷諷地答了她。

早飯是我再來把給孩子們吃了的，剛好把飯吃完，她又在床上催促我，叫我要出去找房子了。

我是再也不能忍耐，竟和她口角起來。

——別人家家庭逃難到我們家裏來，況且又病在床上，我是怎麼也不忍叫他們出去的！

——你不忍叫他們出去，你就忍我們母子們丟命了嗎？

——人不是那麼容易丟命的呢！虧了你也基督徒，你怎麼不害羞啣？

——怎麼叫害羞呢？她一翻身就從床上起來了。——不管是基督教徒不基督教徒，各人總是有限制的罷！僅僅一樓一底的小洋房，客堂被人佔了不說客來不方便，便連孩子們玩耍的地方都沒有，一天到晚歌在樓上，這你不是有眼睛看見過的嗎？孩子們受了傳染，你怎麼樣呀？

——我也並不是說我不去找地方，不過這幾天風聲很緊，各地方逃難的人都跑到租界裏來，空着的房子大都佔滿了，而且房金又貴……

——你早幾天在做甚麼事情呢？

——我早幾天在怎麼樣？我不是別人的聽差！

——他們來的時候我不是就對你說過嗎？同居是絕對不可的，萬一有了不好的病痛，要傳染給孩子們。現在不是應了嗎？

——他獨於要生病，這是誰個能夠預料的呢？病了要叫我趕他們出去，我實在是辦不到。

——你辦不到嗎？我就去趕他們！

——你去！你去！哼！虧你也是基督教徒！

我憤氣沖沖地先跑下樓去了，她在樓上搶着辯駁。

——你去替他們找房子，我出房金，這還虧了他們嗎？

——你出房金！你有多少小錢嘍？錢是你的嗎？

——唉！唉！你……你……你是這麼袒護他們嗎？

她帶着哭聲音嘶叫着也從樓上跑了下來，我把身子爽進廚房裏面去了。她在廚房門口指着數說我，說我屢次欺負她，把她當成愚人。說我欺負她不懂中國話。我的腦子憤恨得實在要爆裂了。

——啊，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你請回你的日本去罷！

就給開了閘的潮水一樣，這幾句決絕的話竟從我口中潰湧出來。

——回去！回去！不打緊！不打緊！但我也要說出一番理由來！

——理由！兩人的性情這樣不相投合，這不是比火還要明瞭的理由嗎？還要甚麼理由呢？

我儘我的喉噪所能叫出多麼大地叫了出來，憤氣沖沖地拉開後門便竄走出去了。

——虧了你也基督教徒！虧了你也基督教徒！啐！啐！……

當面一股北風打到我的額上來，我纔意識到我頭上結着的是一張毛巾。我

也因為頭痛，把毛巾結了一早晨，到這時候纔順手解了下來，揣在我穿着一件破外套的衣包裏。

我儘我的脚把我運着走，一頭都是磅礴着的怒氣，我就好像上滿了火力的火車隨着自己的車輪在路上滾動着的一樣。

我走出了弄子，我是從環龍路向東走的。

——這一點我現刻也還明瞭，——但我以後走過些甚麼街，走過些甚麼弄巷，不僅地名我不曉得，連方向我也打不出了。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上走着，我腦裏也沒有想甚麼，腦裏的空隙完全被怒氣填滿着，實在是再沒有甚麼可以着想的餘地了。

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上走着。走了也不知道有多少辰光了，無心之間在一處橫街口上看見一處新作的戰壘和戰壕。這當然是一禮拜前收拾張允明的潰兵時，外國人的陸戰隊所建築的了。

我到戰壘裏去一看，我的意識纔漸漸清醒起來，我知道我已經快要走出租界了。

——外國人究竟要比中國人高明，他們在匆促之間竟有這樣完整的戰備！

我在戰壘裏面不禁驚嘆了起來。

戰壘是用米袋填泥砌成的，有四五尺的光景，在中腹處橫嵌了幾個木框作爲砲眼，壘下是將及一人深的濠溝，壘上有竹篷蓋就的屋頂。這比我在瀏河，在懸腳嶺等地所看見過的戰壕，要高明到了百倍以上了。

我在這時候起了一個好奇心來，我想走進上海城裏去，看看蘇浙聯軍驅逐張允明的戰跡。

前幾天我們正在開火的時候，鎗砲的聲音在環龍路也可以聽見，那時候我很想出去看看熱鬧，但終竟因爲家小的羈絆，不敢出去冒險。萬一一個流彈打來把我打死了呢？——這實在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

——但我現在還怕甚麼呢？我反而是沒有家庭樂趣的人！

我死了心，便向中國市街上走去。

由上海租界到中國市街實在並沒有甚麼險阻；只消走幾步路，走過一個橫街。

世間上可還有人不肯相信奇蹟的存在嗎？這樣的人我請他到這兒交界的地方來，他立地便可以看見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走幾步橫街，便可以往返幾



個世紀。朋友！這不是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嗎？長房雖有縮地之方，但我們的脚步比光的速度還快。

上海縣城早是折毀了的，租界和縣城也並沒有甚麼柵欄。我們怎麼曉得會是走出了租界？怎麼曉得會是走進了縣城呢？

你們走罷！抬着頭能看得見一些雜亂的舊式房屋的垃圾堆，埋着頭能看得見一些崎嶇不平的街路的時候，你們便進了城，便走進了「中國地界」，便退返了好幾個世紀了。

啊，我們中國人到底是超然物外的，不怕就守着有比自己好的路政市政在近旁，但總沒有採仿的時候。那是值不得採仿的，那是淺薄的物質文明！

我只是在雜亂的垃圾堆中走着，我不知道又轉了多少灣，抹了多少角了。街上的情形倒還熱鬧，有些地方連租界內最繁華的四馬路也怕還趕不上呢！沿街都擺着地攤，有的竟擺到街心來，幾乎連通人的空隙都沒有了。老太婆們穿着臃腫的小棉鞋，一顛一簸地在崎嶇不平的爛路上走着。

——前幾天開火的時候，聽說這兒罷了幾天市；城裏的人大都搬到租界上去了，是甚麼時候又折回來了的呢？大家都匆匆忙忙的在辦年貨，明天便是除

夕了，這何曾是經過甚麼戰火的地方呢？

在租界上住着的時候，覺得中國的天下是很太平無事的，但到『中國地界』上來，更好，更好，我們中國更還是義農盛世！

——時常打打戰火湊湊熱鬧也還好罷，中國人一時總還打死不完。

我只在雜亂的垃圾堆中走着，又不知道走了多少晨光，我走到一座宏大的廟宇前面了。

廟門是朱紅漆漆的，畫着一對對的彩色的玉壘神荼。正中的門楣上還倒站着一對飛金的獅子，門前陳着許多賣食物的小攤，幾張黝黑帳篷把門楣上面的扁額遮住了。

——這是甚麼廟宇呢？城裏有這麼大的廟宇，想來定是城隍廟了。

縣裏的城隍廟是我久想來瞻仰的地方，但我在上海租界上前前後後住了將近兩年，守着過在近旁的城隍廟，却至今還不曾來過。

我為甚麼要到上海城隍廟來瞻仰呢？在沒有聽到我說出理由之前，我想，有多少朋友定會笑我罷！朋友們喲，我要到城隍廟來並不是要來進香，也並不是要來看進香的女子呢！我要到城隍廟來，是因為想來看這兒的一座古式的建

築。

前幾年我在日本的時候，不知道在甚麼報上看見過一位日本畫家介紹過一次『湖心亭』。他畫了一個素描，在一個池子中間湧出一座飛甍躍領的樓閣。他說這個『湖心亭』在上海縣城隍廟的後面，是上海市上所保存着的惟一的古物。禮失而求諸野，他們日本人中都有這樣熱心的畫家不遠千里地肯來探訪的『湖心亭』，『難道我們守着住在上海的中國人竟沒有來憑弔一憑弔的價值嗎？請自愧始！請自愧始！我存了這個心，想去憑弔『湖心亭』已經好久好久了，但在上海快要住滿兩年，我却還不曾朱過一次。我們這人究竟是這樣的，所想追求的而終竟不可追求的東西，所可追求的却又把牠閉却着了。心裏以為牠總是不會飛掉的，不會飛掉的，但是時間倒把我們飛掉了！住在日本的時候想憑弔『湖心亭』，『回到上海來又想去遊耶馬溪，這樣便是我們所說的人生！』

我走到朱紅漆的廟門口，我想像着一定是城隍廟了，便不禁欣喜起來——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今天總可以和『湖心亭』見面了！

我從左手的側門走進去。前門和二門之間有一個中庭，也是些賣食物的小販擁擠着的。我走到二門的階上的時候，中門上橫掛着一道算盤——唔，這真

是一個極有意義的象徵！這怕是我們中國人的「算盤主義」的表現罷？門上的一付對聯是：

「你的打算非凡，進一位退一位，誰料全盤都是錯？」

我却模糊不得，有幾件記幾件，後來結賬總無差。」

照這樣對聯的意思看來，也一定是城隍廟了。城隍菩薩在誇他算盤精明。

我走進二門去，劈頭看見的是正面的大殿上亂堆着一片磚瓦，很高的屋脊大半倒壞了，剩着孤單單的四個螯頭。雜亂的磚瓦中倒着一個紅方的額子，寫着一個「泰」字。想那屋脊上一定是嵌着「國泰民安」四個字的罷？其餘三字已經不見了。

我看見這樣的情形，最初從我心中起出的一個疑問，以為怕這回戰事的成績。我想着怕是一個砲彈打來把城隍菩薩的腦壳打中了。就和瀏河的岳廟，懸腳嶺的關帝廟一樣。但我這個斷案立刻便動搖起來，我看見正殿的門楣是新補上去的，雖然草率，但總算補好了。中國人的收拾能力決不會有這樣快的！戰事的結果不是纔三五天嗎？

我又走進大殿去了。很龐大的樑柱與很高聳的屋頂，想見當年建築時的浩

大的工程。但除新由木板鑲成的一座神座之外，一切都是焦黑了的。

——這是甚麼時候起過火災嗎？我心裏懷疑着，走去問神案前的一個賣香燭的人。

他說是今年七月半起火。

——哦，原來是這樣！從七月半到年底已經快要半年了，神龕依然還是那樣比貧民窟還要簡陋的一個薄板匣子！這纔是我們中國人的本色呀。你就給他們幸福，他是虔誠地敬禮你；但你受着艱難，他却一概不管。你坐在薄板匣子裏的城隍菩薩喲，怕你也在嘆息世態的炎涼了罷？

我心裏正在這樣發着牢騷的時候，一對中年夫婦走來買香燭來了。一來香，一對燭。

——這要幾鈔呵（要幾何錢？）男的發問。

——十二個銅板。賣香燭的回答。

——那要十二個銅板呵！女的叱咤着，回頭向男的说：把九個銅板好了。

男的照數把錢給賣香燭的人。兩夫婦拿着香燭轉身便走起來。

——呵，不夠，不夠。還要一個銅板！賣香燭的急忙叫着。

男的回頭投了一個銅板在香燭攤上，銅板打落到地下去了，賣香燭的弓着背去拾了起來，毫無些兒愠色。

——唔，這些人都是信仰很深的，他們都是在積陰功的人。賣香燭的也是，買香燭的也是。但是喲，城隍菩薩！你的算盤雖然精明，怕總沒有這些人打算的高妙罷？

進香的夫婦把香燭點好了，在神面前叩了幾個響頭。叩頭起來，太太的一位把手向褲腰裏一收，收出了六七個銅板來，噹噹噹地投在神案旁邊的『進香錢筒』裏面去了。——唔，這是獻給城隍老爺的錢！冷澀澀地坐在板匣裏的城隍老爺，怕在朝片後面發笑了？

我在殿裏走了一遍，折出門來向西首走去，我隨喜了岳王，關帝廟——這個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因為兩位武聖人是同在一個廟宇裏面，岳聖在當中，關聖在西首，這怕是這兒的特色，——玉清宮，財神殿，但總尋不出『湖心亭』來。

——上海縣城隍廟裏是有『湖心亭』的，怕這兒不是城隍廟罷？

我又轉到正殿門首來。正殿和二門之間也是一個中庭，看相的，賣饅子的，賣螺絲的，賣油豆腐的，賣雞雜的，賣烏賊的，擲骰賭錢的，賣鴿子的，

東一處，西一處，兩廊下應該是有十殿的，但也只是些商店。我疑這兒不是縣城隍的心更堅決了。肚子有些餓了起來，和着蔥薑煮着的螺絲肉的氣味，油豆腐的香味，烏賊攤上的白磁盤裏盛着的紅蝦醬，使我的口水就好像山深裏的泉水一樣，只向着不可見的無底的深壑裏點滴。我的膽子很小，我看見幾個小流氓在一個地攤擲骰子，我站在旁邊看了好一會，我很想去擲他們注，贏幾個錢來吃螺絲，但我不敢。我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我一擲擲輸了的時候，豈不是跑不脫嗎？這兒人又這麼狠，我身上的這件破外套，有點危險，危險！我在這些賭友們的旁邊站了好一會，我吟味着他們的面孔，一個一個就好像真的城隍廟裏的活着的無常爺爺一樣。小子何敢妄為，你不要在太歲頭上動土！好，有一個方法——肚皮餓了，只好多吞些口涎！

走出廟門來了，中門後面有一道扁額，明明是寫着上海縣城隍廟的幾個字。

這明明是城隍廟，『湖心亭』究竟往那兒去了呢？燒了嗎？也該留些痕跡呵！

——呵，可恨的甜酒釀中煮着小圓子的香味！

剛纔走進廟的時候，不曾注意到的左側門內的一座小店。噴着一陣陣的甜酒的甘味向我鼻孔裏襲來，我很想向那當爐的兩位堂官，吐他們一臉的我這吐嚥不及的口涎了。

……玻璃匣中的精白糖……八寶蓮心粥裏攪鍋棒……啊啊，我假如是那根棒呀！……一口口水……又是一口水……

所謂二門原來纔是一座戲臺子，當中孤單單地放着一張方棹，兩側放着兩隻朽敗了的木雕的神船——這大約是七月半放河燈的時候用的罷？

戲臺前面有一座小龕子，是四根盤龍的石柱頂着的。龕子裏面籠着一道石碑。肚子餓了沒法想，考證癖倒抬起頭來——唔，『洪武二年，』這碑是明朝時候的東西嗎？不會有這麼新罷？……看碑的背面，原來這廟子在雍正時重建過，在乾隆時也重建過。——哦，原來還是大理石的！垢黃了的四根盤龍柱在有些磨光了的地方露出象牙色的有光澤的石質來。——至少，這四根盤龍柱怕是明朝時候的舊物罷？這龍是雕得這樣靈活的！這些氣韻生動的鱗爪喙！眼睛喙！不知道是那一位無名的藝術家……

——喂、先生，我看見你很有貴人像喙！



當我正在無可如何對着碑面相龍亭的時候，旁邊一位看相的人倒在相我的尊面了。

——怎麼見得呢？

——唔，請你把眼鏡取下來罷。

我把眼鏡取下來了，看相的人用着指頭在我的面上指畫起來。

——唔！『明堂清明，眼仁黑白分明，只是眼神還有點混濁，內室還有點不清。』——你先生心裏有點不得意，是不是呢？看眼可以觀心象呢，嚇嚇嚇，但是一交春就好了，今天是二十八，再隔十二天便要交運了。『明年鴻鈞運轉。四十六歲交大運。』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的危運就要過去了。

『左眉高，右眉低，』是乃揚眉吐氣之象，『頭部豐滿，額部寬敞，東西相趁，四方四正，』你將來成名在北，收利在南呢！到晚年來更好，『人中長長，上闊下張，』你這是長生之相。唉！先生，你的相真好，不是我愚老奉承，我愚老廣走江湖，上到湖廣，下走南洋，南北二京，東西十八行省，我愚老都是走交了的，都沒有看見過像你先生這樣的好相呢，你請把手伸出來給我看看。